

2019. 05. 18 《经济学人》中国区域报道之中译

“经译求经”出品 第十二期

本期导言：“经译求经”是吴译凡、不慢和罗轻舟三位小伙伴的翻译三人小组公众号。本期轮值编辑为吴译凡。

本期中国区域报道仅一篇，介绍中国“三北”防护林工程的来龙去脉并剖析其得失。同时，本小组幸蒙特邀嘉宾陈方庭先生鼎力相助，与不慢、罗轻舟合力译译本期《中美关系》特刊共3篇，以飨读者，敬请垂注。

如您愿意与我们一起长期交流翻译心得，请发送邮件至电子邮箱 luoxiaojian1986@gmail.com 与我们联系。我们会每期奉上拙作以供大家批评，期待与大家共同提高翻译水平。

谢谢！



经译求经

目录

1. 土归土

3-8

土归土

吴译凡 译

发自甘肃民勤

“绿色长城”正在推进，旨在控制中国北部的沙漠，但其效果并不理想。

在甘肃西北一个叫民勤的小城，一辆退役的军用卡车从城外驶过。这辆卡车是在向一支约 20 人的队伍送水，这支队伍正在高耸的沙丘的沙堤上种植梭梭树——这是当地一种低矮、带刺的植物，其目的是希望这种植物能固沙，使民勤免受春季大风天气带来的沙尘。参与种植的一位队员说，不做这些事，那这座绿洲般的小城就要“被沙漠吞没”了。

民勤是与之同名的县的县府所在地，该县面积达到比利时面积的一半，三面被戈壁沙漠包围。一个温暖的傍晚，当地小巧的中央广场上挤满了人，他们排练着舞蹈，或是练习，或为娱乐，但他们的生活却受到来自沙漠的威胁。近数十年来，沙漠以平均每年数米的速度向县城推进。为了遏制这种势头，当地政府计划在该县种植各类灌木、乔木。当地媒体说，该计划最终会形成一个长达 400 公里的植被带。

民勤的计划只是一个宏大的植树造林工程的一小部分，

这个工程已经持续了整整四十年，其目的是要沿着中国北方的大片戈壁及新疆塔克拉玛干沙漠的边缘形成一个灌木和乔木的植被带。这项工程将涉及中国的四分之一的省份，官方称其为“三北”（西北、华北和东北）防护林工程，将其比作修建一条“绿色长城”。中国希望在全世界推广其治沙技术，但鲜有例证说明绿色长城的效果如官方所宣称的那样显著。还有科学家认为，防护林的种植可能让沙漠化的问题更严重。

吃掉耕地

共产党于 1949 年执政后不久，就开始与沙漠进行斗争。毛泽东相信，只要有足够宏大的工程项目，就一定能把沙漠往后推，由此得到的耕地既能增加收成，也能为边境地带的汉族定居者腾出空间（官方希望这些人能协助抵御苏联，同时约束当地不安分的少数民族）。而实际上，中国的沙漠却在缓慢地扩张。不管是气候变化还是疏于管理，都让防护林外围脆弱的生态遭到破坏。有政府发起的研究显示，在上世纪 50 年代到 70 年代之间，中国每年有 1500 平方公里的可耕地（达到休斯顿的面积）被沙漠吞噬。到 2000 年，这个速度增长了超过一倍。

绿色长城的工程始于 1978 年，也就是邓小平成为中国

的最高领导人那年。（十年后，邓小平曾为绿色长城亲笔题词以示支持，林业部门的官员还不无自豪地回忆起这件事）。待 2050 年这项工程完成时，戈壁及塔克拉玛干沙漠附近三个覆盖区的绿化率预计将从 5%（40 年前便是如此）提升到 15%。官方称这一目标已接近实现。官方希望防护林（位于民勤的植被带按计划有 1 公里宽）能够防止风沙，控制沙漠的发展，并有助于让沙漠化的地区恢复耕地。官方称，为了在这片面积足有意大利国土大小的土地上植树，共有超过 3 亿人投入到建设绿色长城的工作中。工程花销预计将超过 900 亿元人民币。

民勤的植树造林工作，资金来源既有政府拨款，也有私人捐款，大部分工作都被外包给了私人企业。植树的工人受雇于一位当地老板，这位老板自称从事这行已经有六年的时间。他们先是在沙地上筑起一个个的网格，这些网格以稻草为分隔，每个约一平米，有些网格中种着梭梭树苗。树苗由水管浇灌，网格有助于稳定地表，为树苗生根提供足够的时间。政府提供土地，并预付三分之一的款项，如果梭梭树存活，随后款项将分两期结清。

官方称，中国的沙漠面积自 2004 年起就开始缩减，并且以每年 2400 平方公里的速度下降，得到最大改善的是“三北”地区。官员表示，中国是第一个缩减沙漠面积的国家，外国可以从中获取经验。

中国的北方正在变得更绿，大多数专家对此有着共识，但对于其原因，却又不同看法。2010 年，来自北京师范大学和中国科学院的学者认为，出于宣传的缘故，绿色长城的影响被夸大了。他们指出，甚至在绿色长城工程开始前，一些地区沙尘暴的频率就在下降。没有确凿的证据证明是该工程发挥了作用。2015 年，中国科学家对自 1983 年以来拍摄的卫星图片进行研究，发现植树造林对沙漠面积最大的三北省份植被变化的贡献率不足 3%。专家认为，降雨量的起伏占到影响因子的三分之一，剩下的因素包括对放牧及农业的管控。

而且寻找绿色长城的研究人员，看到的树木数量远少于地方政府通报的数量。腐败或许是原因之一。不管是为了欺瞒上级，还是侵吞造林款，地方官员都有可能虚报种植面积。另一个原因则是存活率的低下。自 1949 年以来，三北地区所种的树木仅有 15% 存活。这一时期种植过程中犯下的多种错误包括选择树种不当，种植过密以及在缺乏足够水分的地点进行实施种植。选址不当的造林带经常排挤草地及其他原生的植被，一旦树木将原有水分耗尽，其自身也将枯死，使土地变得比以往更贫瘠。在某些地区甚至还助长了荒漠化。

而在全球其他地方，一些曾经支持绿色长城理念政府正在调整思路。在毗邻撒哈拉沙漠的撒海尔非洲，科学家们成功地说服当地领导人，让他们认识到非盟在本世纪初提出的

种植防护林的建议或许并不能实现预期的效果。相反，官员们开始试验更为集约型的农业和利用水资源的政策。一些政策旨在增加既有的植被。

中央民族大学曹世雄教授指出，小规模、精耕细作的种植能帮助小型居民点、公路及铁路抵御沙尘袭击，但他同时指出，要大规模地扭转沙漠化，还需要因地制宜的办法，而在有些地方，让土地自我修复可能才是更明智的办法。专家指出，绿色长城工程仍在沿用的树木覆盖率的指标，来自于对沙漠化的认识尚且滞后的时代。

对扭转沙漠化的深层次原因，植树造林往往收效甚微。民勤的福祉很大程度上与附近人口稠密地带的用水量紧密相关。早年曾在该地区工作过的中国前国务院总理温家宝就注意到了这一问题。其结果是，民勤附近的城市之间加强协调，帮助提升地下水位。但一位熟悉该地区的中国科学家警告说，随着中央政府压力的消退，当地又退回到坏习惯当中。

夏威夷大学江宏（音）在一篇论文中提到，中国的规划文件倾向于承认在控制沙漠的过程中要采取更多多样化的手法。林业人员得到更明确的指令，教授他们在种植过程中疏密得当。但提高森林覆盖率以求达到全国目标仍是首要任务。植树计划仍然为林业系统提供了众多的岗位（自从上世纪 70 年代，该机构就在没头没脑地植树，正如他们此前没头没脑地砍树）。在沙地里插种幼苗总比推动农业改革或是强化节

水来得轻松。也能让官员们有更多的出镜的机会。执政党喜欢说，其领导一切的体制有助于完成一些几代人才能完成超大型工程。但执政党也不想刺激民众去思考这一点，即也正是这一体制使得党能在数十年时间内固执地犯下同样的错误。

最近官僚机构的变动有助于看清一些情况。在去年的政府机构改革中，林业部门从其它政府部门接管了环保的职能。这或许能让官员们对工程的生态影响有更宽泛的认识，他们在植树造林的问题上或许不再那么笃定：一些官员说，他们已经超过了目标，绿色长城在不久的将来将基本建成。但在去年 12 月的的一次新闻发布会上，他们承诺将在大力推进造林工程，直到本世纪中期的截止日期。一个学习小组的领导在检验了（造林工程）前四十年的工作后说，工程已经通过了“期中考试”。